

说 易无德

古典今读丛书

【古典今读文丛】

刘文孝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说 易无德

古典今读介类

【古典今读文丛】

刘文孝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说易无德 / 刘文孝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9
(古典今读文丛)

ISBN 978-7-222-05875-0

I. 说… II. 刘… III. 周易—研究 IV.B2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4807 号

责任编辑: 朱 原

封扉设计: 袁亚雄

责任核校: 朱 原
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书 名	说易无德
作 者	刘文孝 著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	889×1194 1/32
印 张	6.25
字 数	150 千
版 次	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100 册
排 版	云南新华印刷二厂
印 刷	
书 号	ISBN 978-7-222-05875-0
定 价	24.00 元

尊敬的读者: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发行部电话:(0871)4194864 4191604 4107628(邮购)

狼跋其胡

见山斋说易稿就，自题《说易无德》。

或曰，“说易无德”，何谓也？见山斋曰：

易之为物，吉也，凶也，利也，害也。得即为德，为吉；失即为害，为凶。善恶云乎哉？是易无德。

古今说易，说无德为有德，是亦无德。尊卑曰德，大宝曰位。善恶云乎哉？是说易无德。

或曰，子之说易，胡然而天也，胡然而地也，嘲人权威，破人信仰，挡人财路。善恶云乎哉？是亦无德。

见山斋曰：知我无德，是子亦无德。然无德即大德，大德即无德，说易无德，不亦宜乎！大髯有云，何处无功无德？唯少无德如无两人耳！

岁在戊子，古滇官渡少林寺僧施腊八粥功德后九日，于昆明。

目 录

狼跋其胡

国货国学第一规矩	[001]
出口转内销，扔掉捆绑货	[006]
当行本色与屎里觅道	[013]
到图书馆找书怎么找（一）	[018]
到图书馆找书怎么找（二）	[024]
找到书以后看哪一页	[034]
莱布尼茨、茹尔丹和马克·吐温	[039]
六经皆史，《易经》是什么史	[052]
原始人裸体舞和英雄指南	[068]
群龙无首为什么吉	[076]
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该拿什么拜	[088]
富以其邻，不富以其邻（一）	[099]
富以其邻，不富以其邻（二）	[110]
娶媳妇干嘛要背	[122]
床怎么剥	[136]
没法结的尾	[149]
载鼃其尾	

国货国学第一规矩

见山斋散人生性懒散，干什么都没恒心（因为没恒产嘛），没章法，所以，一辈子学东西都是鸡零狗碎的。因为百无一用，又要糊口，只好当了“人之患”，用古话说就是“文人末路去教书”，用当今“成功人士”的话说，就是“在社会上混不走了才当教师”。教而若此，当然只能误人子弟，骗点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散碎银子（大锭银子都被老板拿去了）。不料还真有上当的，不仅有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老爹老妈们，还有我陪他们读书的太子和公主！有位小公主有天就约见我——列位别误会，不是花前月下，是在没上课的教室。一问，原来这位小公主想跟我学点算命功夫（列位莫怪，如今大学里只要能教学生赚钱的，都可以申报必修课乃至精品课）。我问她是为了玩儿，还是想赚钱。她说最高纲领是赚大钱，最低纲领是赚中钱，不过看我大钱中钱都从没赚过，就算玩儿吧。我说，那好，咱是玩儿外国货呢还是中国货？她说，外国货有哪些？中国货又有哪些呢？我说，外国货嘛，比如塔罗牌啦、十二星座啦、吉普赛巫婆的水晶球啦、诺查丹马斯的大预言啦，等等；中国货嘛，批八字啦、看风水啦、推背图啦、八卦周易啦，等等。她说，咱玩国货吧。我说，国货不吃香，你没看什么商品都要打上“原装进口”的标识（读 zhì，别跟着港台商人读白字 shí）吗？她说，难怪你一辈子只能赚小钱，如今讲爱国，想赚大钱不爱国能赚吗？你没看那帮海龟海带们，不都一批批乘着爱国大潮漂回来了吗？国内饵料不丰富，他们能回来吗？我说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该您当我的老师才是，我谨受教了！她说，那要看以后啦，现在还是我先让你当老师吧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我说，遵命！那我就先忝为一把



人师吧。那咱们先玩哪一样国货呢？不料她说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笨？虽说爱国要玩国货，但国货到底威风还没树起来，何况咱们玩的是信息科学，不能跟三鹿奶粉分到同一个档次上。咱还是说玩国学吧！我说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咱是搞精神文明的，是不能叫货！虽然如今大学都时兴讲名牌，讲产品，但那是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“大学”才玩的把戏。咱好歹也算一本（招生第一批录取的本科大学，就像古希腊把最好看的小妞叫“头挑的”一样），是该叫“学”才合身份，不过，这“国学”一词儿，不是咱国产的呀，那原是小日本的话，他们把他们日本那一套称为国学。摆弄《源氏物语》那个本居宣长就是日本的“国学大师”嘛！咱玩中国货，是不是改用中国名好些？她啐了一口道，你真木得可以！如今讲引资、讲合资，就算“国学”二字是小日本发明的，咱不兴引进来合用吗？何况这差不多引进来近百年了，吾土吾民都当是土产特产了，有什么不能用的？我要不是看你平时上课还能唬弄人，真想立马把你开排！我说，别，别！我还指望从您这儿弄点儿外快呢！咱就玩国学吧！

她说，那咱从哪儿玩起呢？我说，咱祖师爷孔老夫子说啦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咱先从正名开始吧。她说，正什么名呀？我说，当然是先正你的名啦，要不以后怎么称呼你呢？她说，也是！不过，我不是有名有姓的吗？怎么不能称呼呢？我说，那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搞的，是从洋鬼子那里学来的。原先妇女不兴这么叫。她说，那该怎么叫呢。我说，夫家姓加上娘家姓再加上一个氏字。她说，举个例子吧。我说，我们昆明人说某样东西恰好合用，怎么说？她说，“将合适”呗！我说，对啦，何家姑娘嫁到姜家，不就是“姜何氏（将合适）”吗？她说，这好难听！我不要！何况我还没嫁人呢！我说，对不起，虽然给你上过课，可你的尊姓我还没记住呢。她说，我和当前大名鼎鼎的学术超女五百年前是一家！

我说，失敬失敬！那你在家行几呀？她有点儿不解地问，什么行几？我说，就是在姐妹中你排行第几，或者说你是老几？她说，我知道了，你不就是问我的名分吗？我家那位学术超女说过，庄子都不要名分，你干吗那么啰嗦？我说，那是学术超女误会了。她本想说，庄子不要什么名声名誉，但她把名声名誉和名分搞混了，说成了庄子不要名分。她还没你现在明白。中国妇女没什么社会地位，只好在家里争个名分。名分是中国妇女的命根子！一个女人讲国学，连中国妇女的命根子都不知道，用时髦的港台话来说，就是“好好玩耶”！我这位高足（应该说雇主或客户）听了又问道：可是我那位学姐还说啦，庄子看破得失，看破生死，主张是人都要“活在当下”。这话说到大家心里去啦，所以，人手一本，大人当圣经，娃娃当蒙学哪！我说，“活在当下”哪里是庄子的主张，那是你那位学姐强暴庄子后自己产下的怪胎。庄子讲的人生境界是“逍遥游”。说具体点儿，就是“真人无我，神人无名，圣人无功”，摆脱咱儒生们汲汲以求的世间功名利禄。再说深点儿，就是御六气之辩，乘天地之化，以游于无穷。再说具体点儿，就是“邈姑射之山”上的神人，一方面不疵厉而使年谷熟，不干预庄稼生长，而让庄稼自己成熟；另一方面，他们自己则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而不热。就是说，洪水滔天他们也不会被淹着，太阳大爆炸，金石都烤化了，他们也不感到热。他们“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”，既不干预宇宙万物，也不依赖任何事物，与万物同化，“天人合一”（不是咱儒家的冒牌“天人合一”，儒家的是巫术的“天人感应”），永葆生命，永葆青春。那才是“逍遥游”！至于你说的那“活在当下”，在咱中国古代，叫做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。在西方，就是莫里哀笔下的西方西门庆堂璜说的“我只信二加二等于四”，也就是荒淫国王路易十五说的“我死后，洪水滔天我也不管！”也就是当今暴发户和皮肉生涯女们说的“吃喝玩乐，享受生活”！



这是时代大转变时必然出现而且蔓延的一种最腐朽的人生观！不过，话说回来，你那位学姐倒也真是表达了当今流行的人生观，不愧为当今人生观的形象代言人。怪不得哈姆雷特感叹说：“脆弱啊，女人就是你的代名词！”倘若他活到今天，恐怕就要说：“无耻啊，‘活在当下’就是你的代言人！”

我这位主顾说，管它活在当下还是活在永远！告诉你，我行三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叫？我说，该叫“叔姬”，孟仲叔季嘛！以后就叫你叔姬啦！她说，本姑娘是室女座，你怎么属鸡不属鸡的胡勒？我说，你误会了。你们家现在的姓，其实不是姓，而是氏。你家老祖宗的老祖宗的老祖宗，是大名鼎鼎的周武王姬发的亲兄弟，被封到了“邶”这个地方。他的后代就以国为氏，也就是在祖宗的一级姓下面再取个新的二级姓，好跟老姬家其他人区分开，称为“邶氏”，后来又有些人把“邶”的耳朵割了扔了，就成了你家今天的姓。不过，这种权力只有男子才有。女的嘛，对不起，还得用一级的姓。你排行三，就该叫叔姬。她听了说，这名听着还受用。我明白了，那我大姐二姐该叫孟姬、仲姬。我说，真是冰雪聪明，一点就化！没想到她突然反问道，要是我像我家那位学术超女，嫁了人了，该怎么叫？我说，马虎点，叫姬氏。春秋时郑庄公就叫他老妈为“姜氏”嘛，因为他老妈娘家姓姜。叔姬说，难听死了！我说，不过，假如你将来那位先生大去了，你的称呼就会改得好看些。叔姬说，怎么改呀？我说，你先生的谥号加上你的姓。叔姬说，什么嗜好呀？有烟酒嗜好的我才不要呢！我说，不是烟酒嗜好，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翘辫子以后，朝廷就要总结他的一生，用一两个字加以概括，这就叫谥号，也就是盖棺论定。比如前面说的姜氏的老公活着是郑国国君，死了得个谥号“武公”，姜氏就被称为“武姜”。叔姬大怒道，你这是咒我死呀！我说，不敢，不敢！我只是告诉你咱这国学的第一规矩。也就是祖师爷说的“必也正名乎”。要玩国学，

就先得按规矩把自己的名正了，把要学的东西的名也正了，才玩得转。叔姬说，少啰嗦！叔姬就叔姬。别咒我招我烦就行！



出口转内销，扔掉捆绑货

我说，国学有好多家呢。咱玩哪家呀？叔姬说，咱玩儒家。儒生向来捧胜不捧败。想当年刘三打天下时，有个儒生叔孙通，屁大的功劳没立一点。等刘三得了天下，他出来教刘三如何摆皇帝的威风，把个刘三乐得说：“吾今乃知皇帝之贵也！”如今太平盛世，又该儒生出来捧场了。能捧场就能吃香。咱也要吃香，玩儒家怎么样？我说，你是先得我心，我也正想玩玩咱儒家，说不定能像叔孙通那样摘个大桃子呢。不过，儒家玩意儿不少，咱玩哪一样呢？叔姬说，咱玩《周易》。现如今玩《论语》的不少，七八岁娃娃都整个瓜皮小帽戴着，摇头晃脑诵《论语》，太小儿科了。《周易》比《论语》地位高多了，听说是“群经之首”。咱把它玩转了，那些个玩《论》《孟》的，都得对咱俯首称臣，是不是？我说，照呀！《论语》当初连经的边儿都沾不上，到宋代以后，才被“不可靠的”河南人（这是近年一个笑话）程颢、程颐两兄弟抬起来，又被朱熹老夫子编到四书里，当作儒生的初级读物。亏得穷和尚出身的大麻子皇帝朱元璋想表示自己龙目不凡，把四书规定为儒生考功名的必读书，就跟现在满大街地摊上卖的公务员考试必读一样，这才走红起来。《周易》呢，响当当的“群经之首”，咱玩它，肯定比玩《论语》的高！不过，咱丑话说在前，这《周易》也不全是咱中国产的，是出口以后，老外加了工，又返销回来的。咱玩国学玩它合适吗？

叔姬说，此话怎讲？我说，不都说《周易》八卦是什么伏羲氏画的吗，我也不知道这伏羲氏一个烤肉的（他又叫庖牺氏）要画八卦干吗。不过，不管他了，就算是他画的吧。后来又说文王对八卦加了工，重叠成六十四卦。这周文王可

是个老外。这是孟老夫子说的。孟老夫子说，舜是东夷之人，就是东洋鬼子；文王是西夷之人，就是西洋鬼子。这西洋鬼子鼓捣过的东西，咱中国之人玩，行吗？叔姬说，我真把你个榆木脑袋！什么东洋鬼子、西洋鬼子？那是姥姥年的事了！你们儒生都把他们认了祖，归了宗，你在那儿瞎担忧些什么？就算是西洋鬼子鼓捣过的东西，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，可以引进合资呀！我说，是，是，是！这真是教学相长！咱就玩《周易》吧。不过，还有一事不敢相瞒。这《周易》产生几千年来，被咱儒生们酸甜苦辣香臭馊霉什么都倒在里面，早成了个泔水缸了。咱来搅这泔水缸，是不是有点恶心？

叔姬又问，这话又怎讲？我说，咱现在看到的《周易》，包括两部分，一部分叫《易》或《易经》；另一部分叫《十翼》，合起来叫《周易》。《易》大约最初产生在殷商时期，到西周初步成形。里面有六十四卦的卦爻辞一共四百五十条语句。长的几十个字，短的两个字。这就是真正的《易》了，原来都是掌握在管占卜或占筮的太卜史巫之类官员手中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西周邦联制封建政权，像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解体一样散了架，政府赖以决策的这些档案解密了，流落民间，不知是些什么阴阳家啦、五行家啦、道家啦，乃至儒家的门徒，都玩起这些繇辞来了。这些繇辞所记内容有形有象，而且多半有头无尾，或是有尾无头，甚至没头没尾，咱汉语又是一种孤立语，指称模糊，不像屈折语那样指称单纯。《易》于是像闻一多先生说的，很有弹性。出门旅游，便于往里塞东西。于是，各家各派就把自己的走私货物塞进去，借“易”之尸，还己之魂。这些走私货中，流传至今比较早的、比较有名的，就是所谓《易传》，因为有十篇，所以又叫《十翼》。就像考公务员，有必读教材，还有好多什么劳什子辅导材料。

叔姬打断我说，怎么，“易”还有“传”？谁的传记呀？我说，不是传记。“传”的意思，是对经典的注释、说明、阐



述等等。那十篇“翼”，都是阐述易经含意的，所以叫“传”。它们不是易本身。叔姬说，有没有用呢？我说，另起炉灶，自成一体，不乏可说之处，那叫“易学”，借“易”的名头搞起来的一门学问。要说对《易经》嘛，往往牵强附会，离题万里，无非就是咱儒家那套君臣啦、父子啦、仁义啦。因为儒家最拿手的把戏，就是把天地万物都等级化、尊卑化，也就是一般说的伦理化。比如天地，哪有尊卑？可咱儒家说啦，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！”不但分了尊卑，还有性别呢。天是老公，地是老婆。难怪果戈里写俄罗斯的天地是：“天穹弓起身子，淫荡地趴在大地身上。”看来老果也懂得《易传》的神髓呐！又比如《易经》的第一卦《乾》卦，卦辞就四个字：元亨利贞，它的意思无非像和尚庙里求签，得了个大吉大利上上签而已。可是《十翼》中的《文言》却说这是什么——

没等我说完，叔姬打断我说，怎么，易传还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吗？我说，不是。“文言”是指这篇东西的文字漂亮花哨。叔姬说，我懂了，接着说吧。我说，《文言》说，易有四德：“元者，善之长也；亨者，嘉之会也；利者，义之和也；贞者，事之干也。”这简直跟侯宝林说的《关公战秦琼》一样，哪跟哪呀！可是，两千年来，咱儒生们就硬说这是天经地义。其实，元就是开始、生意开张。亨就是亨通、顺利，咱们打扑克叫六六大顺，当官叫官运亨通，这就是易经了。利在这里就是吉利。贞这个字，在甲骨文里就是占卜。所以，这四个字是说，恭喜你！得了个开张大吉大利上上签！

《易》最早产生的时候，就是在殷商渔猎游牧时期，甚至更早一些，那时还是前道德时代，听好了，前道德时代！叔姬说，什么叫前道德时代？我说，就是还没有后代道德观念的时代。那时候，讲的只是吉凶，没有后代的善恶。或者说，吉、有利就是善；凶、不利就是恶。咱们云南边境一些少数民族还保留这种观念。一个人死了，是变成好鬼还是恶鬼，不取决于

这人生前是大善人还是大恶人，而是取决于这人死亡的方式。在家中寿终正寝，哪怕他生前恶贯满盈，他也是好鬼，是家鬼。反之，横死在外，失足落水啦，被猛兽咬死啦，即使生前是学雷锋标兵，那也是恶鬼、野鬼。成昆铁路刚通车时，大小凉山一带的彝族同胞看见火车上有些好东西，就不请自到，弄了下来，搬回家去。那时还不知电视机干什么用，做板凳正好；电冰箱嘛，装猪食。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。就跟古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亚一样。为什么？就因为特洛亚有钱，咱就该打它，抢它的财富，抢它的女人。抢得越多，越是英雄。本来么，英雄时代，战争、海盗、冒险，不怕死，夺取财富，这就是咱的英雄精神、英雄行为！胜利就是吉，就是善；失败就是凶，就是恶！英雄主义万岁！老荷马就这么唱的！《易经》里面也是这么说的，只有吉凶，没有善恶。那些个谦虚啦，仁德啦的套话，都是后代人不知道中国历史也有不讲善恶的英雄时代，妄加窜改的。比方大名鼎鼎的“谦卦”，其实，远了不用说，就说汉石经，刻的字就不是“谦”，而是“赚（xián）”。“赚”是什么？是口含着东西。口含东西干什么，让你不能出声。干吗不能出声？因为要渡河去偷袭人家，当然越是隐蔽越好。所以这才叫“利涉大川”。可是，后世儒生把“赚”改成“谦”，说什么呢？说谦虚就利涉大川，谦虚就能渡过大河。谦虚跟渡河有什么关系？我不会游泳，可我谦虚，我就能渡过河去。咱海军也不用兵舰了，只要学好谦虚，就能横渡太平洋，远征老美！你相信吗？

叔姬说，那么，这什么易传十翼之类的劳什子，咱们可以不管它了。我说，单玩《易经》，是可以不管它。不过，有时翻翻，说得不错的也可以听听。还有，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《易经》，其实也不是最早的易经了。现在看到的《易经》，是三国时科技大学神童班的王弼注释的本子，称为通行本。在这以前，还有好些不同的本子。秦始皇下令全国烧书，一向被骂



得狗血喷头，咱有个儒生却说他烧得好。那就是河南人程颐，他说秦始皇这一烧，把好多乱七八糟的书都烧了，世间就清爽多了。其实儒生也喜欢烧别家的书。去年北大的李零写了本《丧家狗》，取孔老夫子的自我调侃，用诙谐的笔调替孔老夫子美言，不料适得其反，把咱儒家那些徒子徒孙们气个半死。于是，“小子鸣鼓而攻之”。咱有一位在孔子那儿没缴过束修、也没注册的“再”的 n 次方传弟子，甚至要李零公开认罪，严禁此书再版，只差没说烧了。对不起，我说话跟《论语》一样，东一句西一句的。回到正题吧。话说秦始皇烧书，却没烧《易》。为什么？因为《易》是占筮之书、巫术之书。而秦始皇（其实一切专制统治者都）正是相信巫术的，要不怎么会上徐福的当，以政府行为资助徐福叛逃国外，引渡不回来呢？等到汉朝，文景之世，靠着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，骚扰老百姓的花点子少些，经济繁荣起来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，儒生又出来教皇帝摆谱了。那个口头上讲公羊大义、骨子里信巫术感应（人家叫“天人合一”）的董仲舒，看准了刘彻想搞独裁，希声承旨，建议刘彻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一炮打响。太学里其他各家成了选修课乃至禁修课，咱儒家成了必修课的必修课，而且没有所谓自学考试这一说。你想弄个儒生当当，套点功名，就非得拜到某位博士门下不可！那时的五经博士，可不是今天你们念的博士，而是咱今天社科院院士，八面威风。可这五经，其他经烧的烧了，丢的丢了（乐经），要想恢复，麻烦不少。恢复起来，又是什么今文学派，古文学派的，吵得一塌糊涂。唯独《易》没烧，一下不就成了“群经之首”啦！就跟咱有些破烂小村镇，干部只会喝酒，老百姓只等救济，多少年没建设，后来“民族文化”一吃香，它那些破烂就成了价值连城的古董，比《十日谈》里那位五毒俱全的圣徒夏泼赖托留下的破鞋烂袜子还值钱！

叔姬说，那么，《易经》的种就该很纯啦？我说，也不太理想。那时也没专利，也没版权，配种很随便，只要是五经博士（或是名士），就可以说自己配出来的种是真传。所以，汉朝《易经》就有不同的本子。比如有个叫京房的，他那《易传》里，对易经六十四卦的排法，就跟王弼的不一样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考古还挖出来些新东西，最有名的就是长沙马王堆曾侯乙墓中找到的《帛书周易》，也跟通行本排法不一样，字句也颇有出入。汉朝玩《易经》的儒生，不少人喜欢象数，就是根据卦象及相关的数字关系，测算事情的成败吉凶。这叫“象数学”。到了王弼，他重新注释古文学派的《易经》，把象数一扫而空，专门从《易经》里分析他认为可以分析出的义理（我们今天叫哲学）。这在易学史上叫“王弼扫象”，由此生出另一派叫“义理派”。他注释《易经》，基本是按照《易传》里的《系辞》、《彖》、《象》和《文言》的意思去解释，这叫“以传解经”。王弼虽是玄学天才，但因为对咱祖师爷孔老夫子蛮看好的，而且，他注释《易经》的根据是《易传》。这是咱们儒生们说《易》的命根子。所以，后代儒生们就拼命吹捧王弼注释的《周易》。在唐代经过孔颖达的再注释（叫“疏”或“正义”），就成了《易经》的权威版本。咱儒生们说，《十翼》是孔子研究《易经》的大作。根据就是《论语》里的一句话：“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！”可是，整个《论语》提到孔子学易也就这一句，再无其他。而且，这句话在另一种《论语》版本《鲁论》里，却说的是：“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，亦可以无过矣！”下一句的“亦”，被篡改到上一句句尾，变成了“易”。其实，孔子到五十恐怕用不着学易了，因为他说自己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天命都知道了，“易”算什么东西？再说，孔子说自己是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孔子是个好老师，课讲得不错，但写文章嘛，恐怕就没兴趣了。孔子一生浸淫在西周礼乐



之中，不去写礼乐大作，却来写只提过一句的《易》，莫非大圣人连轻重缓急都分不清啦？而且，就是文字功底平平的人大概也看得出，《论语》的文风跟《易传》的文风，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！这些东西，都是西汉的儒生们摭拾孟子荀子以后的杂文，拼凑起来的杂拌。大陆的学生不少人对这些公案都陌生得很，被港台那些对五四运动恨之入骨的新儒、大儒一说，便以为这些东西是老虎屁股摸不得，不仅自己磕头不已，还要别人也跟着磕头。你说好笑不？所以，咱们玩《易经》，可以不用理会那些捆绑在《易经》上倾销的廉价商品，只买《易经》就得了。